





賓退錄十卷乾隆壬申存恕堂依宋本刊世號善本然誤字亦時有之  
辛亥正月假唐風樓明鈔本枚勘一過明鈔卷十後有正德四年八月日  
鞏昌府刊一行過廟號皆空一格蓋出明覆宋本謬誤甚多而佳處亦  
稱之茲業鈔本是者於字旁其可兩通者亦錄之宣統改元之三年收  
燈日海甯王國維記

越十一年壬戌用宋刊本校宋本惟闕卷十末六葉并記



乾隆壬申新鐫

字畫悉照宋本

# 賓退錄

存恕堂藏板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為  
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  
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為十卷而題  
以賓退錄云大明梁越興

昔

宋刊此序作大字共十行七



乾隆壬申新鑄

字畫悉照宋本

# 賓退錄

存恕堂藏板

宋刊此序作大字共十行七字

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及喜為  
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于牘閱日滋久不  
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為十卷而題  
以賓退錄云大梁趙興昔

卷之七



賓退錄卷第一

大梁趙與肯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雜  
 之今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觀詩不多  
 所知者如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  
 稀薄暮千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  
 捍撥紫檀槽弦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  
 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籍宮詞二首也淚  
 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  
 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白樂天後宮詞也

宋本書口無卷字下並同



閒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  
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  
詩也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  
堦夜月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  
夕詩也寶仗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暫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  
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  
明朝添爐欲熟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  
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  
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劉夢得魏宮詞二

首也或全錄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謂館  
中校花蕊夫人宮詞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  
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  
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  
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託者

洪文敏容齋隨筆論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謂禹  
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余按書禹曰暨稷奏  
庶艱食則嘗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  
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



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  
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  
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畱所歡  
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余按  
全篇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  
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無情不  
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  
時只有相思無盡處蓋真謂所歡者與樂天  
欲畱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之句不  
同叔原之言失之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儲宰相陳康  
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密議典禮時上王正  
祀黃帝廣問爲初獻官周必大以御史監察祭  
廣問詣必大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必大謂  
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康伯取  
旨別擬定乃用今諱

紹興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羣盜道出新淦  
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雄氣堂堂貫斗牛  
誓將直節報君讎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  
壇萬戶侯淳熙間林令梓欲摹刻于石會罷



公不果今寺廢壁亡矣其孫類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跡  
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  
光輦而歸德光道死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  
殺胡林慶曆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  
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  
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真公帑榮苞云宋景  
文帥定日有  
學究李姓者藏屯石死于妓家樂營將何水  
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有遊子  
攜屯石走四方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伶人  
孟水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

蘭亭序真跡使趙模等模搨以十本賜方鎮  
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與作牡丹  
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  
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  
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  
藏于家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  
定帥之便熙寧間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  
坐壁間

又刻別本留公帑攜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  
伯云紹彭

竊歸洛陽周希稷云薛帥求之不得其猶子  
紹彭聞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取視之乃刻牡  
丹賦巖碑陰者遂別刻石易以歸長安袁說  
友起巖樓云薛師正至定惡摹打有聲自刊別  
石留巖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  
易殺胡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  
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  
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  
氏然不知大觀中榮苞王厚之清明清詔取  
雅非古矣周承勛皆曰宣和

寶退錄卷一

四



寘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

之父銍則云置之良嶽瑪瑙亭蔡條云大觀

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

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裕靖康之變虜龍以

陵乃更取薛氏石入節府

紅毯輦歸在中京王明清云嘗從使虜云石今

方珍異之物悉為羣胡輦去獨此石虜所不

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

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狄

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于倉猝之際紹興中向

子固帥維揚密旨今東南諸刻無能彷彿者

令搜訪竟不獲

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

昔參會眾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

何子楚遠之辭居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

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

人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夕

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為人

主搜羅玩物于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

五年置朔方節度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

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

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

定于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宋本與昔二字不係小字下同

歸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

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秘藏之由



三五〇十一  
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  
食諸寺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徽宗  
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  
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跡知常素不曉告假或  
告曰道堂有溫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  
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  
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  
府上視靈靈風貌兒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  
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  
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

治之埋鐵簡長九尺于地其怪遂絕因建寶  
籙宮太一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  
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清萬壽宮  
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  
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  
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醮儀校校雙丹經  
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  
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俗觀者如堵講說  
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知奉道矣靈素為幻  
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



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思明達后  
欲見之靈素復為葉靜能致太真之術。上尤  
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  
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今雖  
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為宮觀釋迦改  
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尊者和尚改  
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  
殿爭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  
人道堅等與靈素鬪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  
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

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于開寶寺前令衆明  
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  
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  
天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  
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與  
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敕水果得雨三  
日。上喜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靈素眷益  
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  
直至禁中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  
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



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  
 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遶街叫賣太子亦買  
 數本進上大駭推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  
 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  
 青賣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為僧  
 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  
 京鄉人所為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  
 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  
 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  
 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

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  
 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  
 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  
 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  
 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  
 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  
 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  
 乞骸不允秋九月金臺上言靈素妄改改字疑是  
議字遷都妖惑聖聰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  
 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溫州



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問丘  
 顛乞與繳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  
 自卜墳于城南山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  
 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  
 見龜蛇而深不可視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溫  
 州伐墓不知所踪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  
 遂已此取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  
 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  
 慶宮有題銜云大<sup>太</sup>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  
 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

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世有十<sup>幹</sup>化五行真氣之說莫究其理洪文敏  
 載鄭景實<sup>卓</sup>之語謂取歲首月建之<sup>幹</sup>所生  
 如甲己丙作首丙屬火火生土則甲己化土  
 他倣此頗通余記昔年一術士云遇龍則化  
 龍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屬土故化土乙庚得  
 庚辰庚屬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實一  
 也

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至宣和三年懷安軍奏  
 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內外都廳並行



禁止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為名從之且命諸路依此此僉廳得名之始也然今帥府有僉廳又有都廳莫知所始矣

會稽虞少崔

仲琳

送林懿成

季仲

詩云男兒何

苦敝

弊

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

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

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

江湖閱庚溪詩話喜而錄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技

後

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

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

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一齊

韻取其聲相近便于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

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

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先三後四叶韻

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為平上去入之別亦

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

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

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為兒儀伊鋤尼醯

雞篋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

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南關盧甘林



巒雷聊鄰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彎離驢寒  
 閒懷橫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  
 十句該果實之名為酒席之戲者與此略同  
 然不假切韻頗為簡易至于賣卜者但欲知  
 十幹十十二枝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  
 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之先踟躕顧盼舉  
 動語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遙通判曰倅禮有副車倅車左傳  
 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遠氏之遙遙倅皆副  
 貳之稱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不知其由今

三司廢已久遙之名人無知者獨倅之名猶  
 然樓宣獻序向侍郎子謹集云擢之戶遙近  
 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謂禮必以忠  
 信為質也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為本而窮理  
 盡性以終之亦繪事後素之意

吾不試故藝余妄意謂夫子天縱之聖藝皆不  
 學而能非若常人嘗試而為之故其多能皆  
 本于自然而非有意于多能也古今諸家皆



三五五  
無此說余亦未敢自以為是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綠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

神仙赤松子見于書傳多矣惟淮南子稱赤誦子

嘉眉多士之鄉凡一成之聚必相與合力建夫

子廟春秋釋奠士子私講禮焉名之曰鄉校亦有養士者謂之山學眉州四縣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縣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寧四所普州二所餘未之聞

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歲誤觸瓦碎家人更譙之神色自若曰俟釘校者來當全之復譙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瓦邪語未絕釘校者至相與料理頃之如新自是築環堵于家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廟聞其名數敕郡縣津致聞



三十三  
馳近侍名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曾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每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

周宣王中興之賢君也然考之于詩曰箴曰規曰誨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詩者不能直書其事故後世儒者毋敢嘗議余觀國語所載如不藉千畝拒虢文公之諫而致姜戎之敗捨括立戲激魯人之變而致諸侯之不睦及喪師之後復爲料民之舉雖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豈如是哉周之東遷烏得盡委其責于幽平二王乎其所由來者漸矣史記但書不藉千畝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國語之詳也

容齋隨筆謂近世所傳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老杜事實皆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



生然但辨遺事中數事餘二書無說老杜事實世不多見葛常之韻語陽秋云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解舍

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以上皆葛語若雲仙散錄則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書百餘種每一書皆錄一事周而復始如是者三其間次序參差者數條而已編集文籍豈能整齊如此已可一笑序稱天祐元年金城馮贄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別爲一書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今百書遂無存者則贄可謂前知矣崇文總目成書時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書籍存者極多贄家之書無一著錄雖有金鑿密記之類



一二種而所編三事本書反無之又其造語盡倣世說若集諸家之言豈應一律始實容齋之說後閱館本遜集葛所引梅詩尚脫第

四聯朝洒長門泣夕駐臨印杯  
胡忠簡之貶李似之侍郎彌遜書十事以贈一

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天

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

古樂府木蘭詞文字奇古然其間有云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勲十二轉賜物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按木蘭詐作男子代父征行逮歸家易服火伴方知其為女當其見天子之時尚稱男子而曰送兒歸故鄉何哉兒者婦人之稱也



熙寧青苗法行計息推賞否則廢黜官吏畏罪  
 希進所散唯恐不多知祥符縣季敦頤視前  
 政獨貸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廣信軍敦  
 頤字子脩棣州陽信人蘇文定公奏疏所言  
 即此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于大  
 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  
 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簡書  
 之長編而宗門武庫載五祖亦有此語又唐  
 摭言載趙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瘡在須臾  
 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

中書侍郎舊稱中書今轉為中書舍人之稱近  
 歲有以六部侍郎兼中書舍人者遂直呼中  
 書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  
 謂之丞郎今有稱郎官寺監丞為丞郎者矣  
 皆失之不考也若稱中書舍人為中舍則容  
 齋已辨之矣

前代東宮官于皇太子皆稱臣隋開皇中嘗更  
 其制至唐而復真廟為皇太子始辭之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略記



三十一  
之如書女母翕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  
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  
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  
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設中  
爾謂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  
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白陳其五行今作汨  
陳巖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  
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  
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  
皇旦以前人之徽言今作受人之徽言是因

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  
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  
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  
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  
今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耨不  
輟子路以告子憺然今作耨而不輟子路行  
以告夫子憺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  
以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  
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恨不見其全也  
顧命一人冕執銳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今禮部



韻尹字下有銳字注云侍臣所執書一人冕  
執銳古文尚書亦作銳不知承誤作銳自何  
時始也

晁伯宇

載之

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男作劉季

莫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

游

黃州詩君看赤

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

自唐以紀年改梁州曰興元府本朝紹興隆興  
慶元諸府皆循用故事縣名亦多有之獨嘉  
州以慶元初陞嘉定府越十三年方改元嘉  
定與諸府不同

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閒方氏舉正載  
董彥遠云世閒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紀言  
也朱文公考異云星紀之說未詳其旨但漢  
哀帝嘗用夏賀良說刻漏以百二十為度矣  
余謂董說固妄夏賀良之說行之不兩月而  
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韓公必不引用按古之  
漏刻畫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  
梁武帝天監六年始以晝夜百刻布之十二  
辰每時得八刻仍有餘分故今世歷家百刻  
舉成數爾實九十六刻也每時餘分別為初



三三十八  
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爲四刻始合百刻之數刻雖有大小其名則百有二十韓詩恐只取此正不須求之遠也

熙寧間賜岐王顥嘉王頽玉帶各一二王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并以玉魚賜之王仲言明清揮塵錄謂玉帶爲朝儀始此其後嘗賜王安石安石力辭不從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至徽宗朝以賜蔡京京請佩金魚以自別于諸王從之自是何執中鄭居中

王黼蔡攸童貫皆受賜余按唐永徽二年敕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竝給隨身魚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帶開元中敕珠玉錦繡旣令禁斷準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玉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于腰帶及馬鐙酒杓餘悉禁斷董晉傳謂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史傳載賜玉帶及臣下私以玉帶相贈遺者班班可考韓文公詩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則知唐已然矣五代漢隱帝嘗



以賞郭威之功既又召楊邠輩數人悉賜之然不足稽也楊文公談苑載國朝賜帶之制謂駙馬都尉初選尚賜白玉帶親王皇族皆許通服雕玉白玉等帶則不始于岐嘉二王審矣玉魚安重榮亦嘗自爲之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經乃注我者也

州縣治率南面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隱父宰餘干詩云地方百里身南面豈別有所本歟恨讀書不多不能詳也

章貢志謂漢高帝六年命灌嬰略定江南令天

下城縣邑始置雩都縣按高紀六年冬十月

但書令天下郡邑城而已餘皆無所見雩都置縣地理志不書歲月考紀及傳灌嬰蹤跡未嘗到江南鑿空著書可付一笑洪駒父豫

章職方乘亦謂灌嬰在漢初定江南故祀以爲城隍神今江西郡縣城隍多指爲灌嬰其寔非也友人蕭子壽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

其爲陳嬰蓋嬰自定東陽爲將屬楚項梁爲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封堂



二万四千九  
邑侯都漸顏師古謂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  
蠻中嬰既定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黟音伊  
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為陳嬰流  
俗所傳不為全無所據但誤其姓耳

賓退錄卷第一

壬戌十二月廿二日假南林蔣氏所藏宋本校 永觀堂記

賓退錄卷第二

大梁 趙與晉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因曰冀州好  
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岱嶽青龍也華山  
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壯在蜀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  
到渭南邨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未歸人斷  
魂

范冲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  
虜為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



三〇八  
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  
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  
而為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  
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荆公  
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為之  
遂得詩名于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為胡婦失  
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  
更欺虜琵琶却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  
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  
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深

嘖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  
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  
無嫌嫁盤瓠

康節邵先生之學受于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  
之者是以道說之嘗為作傳曰李之才字挺  
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朴且  
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長性卞  
嚴寡合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挺之事先生  
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蘇  
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



長之易受之種徵君明逸種徵君受之希夷  
先生陳圖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  
變通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爲衛  
州獲嘉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  
堯夫者時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  
菜食且躬爨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  
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康節曰簡策迹外未  
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  
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  
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受業于書則先視之

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  
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世所謂康節先生  
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難乎識者栖  
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榮進友人  
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君盍不棄之隱  
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忠獻公守孟亦  
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守延安送者不用  
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  
事也居頃之忠獻責安陸挺之沿檄見之洛  
陽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于是乎



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  
 葉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參  
 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  
 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  
 而安于卑位頗無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  
 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必過人遠甚幸其貧  
 無貨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曼卿  
 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  
 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盡心以成  
 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以挺之書凡

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樂薦  
 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  
 人改大理寺丞為縉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  
 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  
 僉署判官于是澤州劉仲更從挺之受歷法  
 世稱劉仲更之歷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  
 之所未喻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  
 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  
 漸守懷也實慶歷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  
 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



三ノ十三  
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  
康節表其墓曰求于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  
公以師焉以道此傳頗能道其出處之詳然  
康節嘗曰今世知道者獨予及李挺之二人  
而已則此傳亦豈足以盡挺之哉

東坡公知揚州夢行山林聞一虎來噬方驚怖  
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  
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  
敢爾本欲杖汝脊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耶  
道士惶駭而退林靈素傳中徽宗神霄夢亦

此類新塗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  
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  
爲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  
神仙鄭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閱祠  
部帳得諸新塗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名時  
得一方次郢州守貳禮請以往旣對上大悅  
賜號冲妙大師立龍德太一宮旋授丹林郎  
制曰惟上帝休命誕集朕躬故宏天飛之舊  
宮奉真基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潔之士孰與  
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爾植志靡懈飭履存



聞嘉其積勤超進仙秩尚敦而素毋終墮哉  
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  
亦歸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僥倖至  
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  
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  
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  
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

而不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  
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狀其  
判如此為士者當知所擇矣余亦懼為小人  
之歸也筆之以自警焉

萬里鑿輿去不還故宮風物尚依然四圍錦繡  
山河地一片雲霞洞府天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古來國破皆如此誰念經  
營二百年此毛麾過龍德故宮詩也麾字牧  
達平陽府人有平水老人詩集十卷行于虜



境推商或攜至中國余偶得一帙可觀者頗多序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上舍登第後中宏詞科季年嘗任給事中按登科記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蓋其父然次年詔改宏詞為詞學兼茂終徽宗欽宗兩朝取詞科為夕郎者皆無毛姓必陷虜後事也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秘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五年改

讀橫渠詩最愛其一篇云學易窮源未到時便將虛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詞賦用即無差問不知

胡致堂著讀史管見主于譏議秦會之開卷可考也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為相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尤為深切致堂本文定從子其生也父母欲不舉文定夫人舉而子之及貴遭本生



寶通錄卷二  
之喪士論有非之者故漢宣帝立皇考廟晉  
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專以自解而于漢哀  
帝謝立定陶後一節直謂為人後者不顧私  
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論豫讓  
報讎曰無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  
若致堂者其亦有所為而著書者歟然其間  
確論固不容揜也

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人多非之余謂不然孔  
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則豈不可又有父  
祖既沒子孫不忍稱其字者亦古之所無北  
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顏之推譏之然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  
焉況稱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為過古者以  
王父字為氏雖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荅啓曰奉敕遣臣評  
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  
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  
卷智永書此一段謂為梁武帝評書中興館  
閣書目亦然誤也其略云王僧虔書猶如揚  
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



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  
 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  
 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似貴胄失品  
 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雖不  
 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  
 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  
 南國士大夫徒尚風軌殊不寒乞陶隱居書  
 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只  
 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揚州逢人共語語便  
 態出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

喜書如經綸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  
 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故歷代寶之永  
 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  
 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之見白  
 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  
 書如芙蓉之出水文采如鏤金桓玄書如快  
 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  
 力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  
 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  
 自得李崑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



之書如龍游在霄繾繾可愛崔子玉書如危  
 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  
 鵠書如龍威虎震劔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  
 帝愛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授鏡  
 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鍾繇書  
 如雲鶴游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  
 智永書經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  
 曹徧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如熟馭

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如  
 學休糧道士神意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  
 如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  
 深山道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  
 顏真卿如項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  
 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  
 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浩如蘊德之人動  
 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  
 師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情自如骨法清  
 虛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



交加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  
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  
華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  
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如宮女插花媚  
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唐書王勃  
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  
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問如良金美玉無  
施不可富嘉謩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  
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駭矣  
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趙歌舞觀者忘疲若

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  
休之文如太羹立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  
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  
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  
杯玉罍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  
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  
年詩如錯采<sup>綠</sup>鏤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  
便如流風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在  
草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梅聖俞如深山道  
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



卿如飢鷹乍歸迅速不可言歐陽永叔如春  
 服乍成醲酒初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  
 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  
 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干子森然見之不覺  
 令人神懍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功父如  
 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  
 中叟次莊塵土黃詩序謂樂府自唐以來杜  
 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  
 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石勢不可遏今主管  
 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教遊器之陶孫遂盡取魏

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評曰因暇日與弟姪  
 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  
 韻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  
 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  
 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  
 客獨繭時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  
 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  
 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  
 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



鏤玉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  
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  
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槃無  
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  
如優工行鄉飲疇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  
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  
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本朝蘇東坡  
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  
艾繼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

祇詔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  
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  
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沖  
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  
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  
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  
莫能擬議

沈存中筆談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豪家  
曼卿訪之延曼卿飲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  
樂器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羣妓執果肴



三百三十一  
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  
之軟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  
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衆立而侍號肉臺槃  
時人多效之事見五代史記死事傳及馬令  
南唐書義死傳軟槃蓋始于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書其本  
末于二老堂襍誌甚詳著其畧于此淳熙四  
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六參使相曾覲起居退  
肩輿歸第直省官賈光祖散祗候李處和使  
臣唐章騎從已而參政龍共茂良奏事畢馳馬

入堂遂踵相躡街司促光祖輩避道光祖輩  
出語不遜光祖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茂良  
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諭覲致謝又明日  
覲以光祖處和申省施行。上謂茂良先權衝  
替二人然後施行茂良遽下臨安府杖罷丁  
丑。上批問茂良昨已面諭何遽也自是茂良  
待罪求去不絕五月甲子戶部郎謝開之賜  
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資政  
學士知鎮江府是日開之對壬午再對癸未  
茂良落職放罷于是覲之姍家韓彥古獻議



三省密院舊奏事退徑批聖旨非是乞朝退  
一一覆奏禁中詳觀乃付出專為此也上大  
以爲然自是每事于奏日後用黃紙貼云得  
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則改留則留遂以爲常  
是月末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趙  
雄力止之都承旨王抃執不可雄乃請改次  
等合入官既覆奏上止令循兩資明日上諭三  
省云若非覆奏幾誤推賞此可爲萬世法雖  
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開之又論  
茂良遂責散官英州安置國初自范質進擬  
已更舊制至是復創覆奏云開之名下一字  
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書其字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  
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  
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露  
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  
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爲夔門所作夔亦  
與湖北相鄰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韻語  
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  
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鄭合敬第一撫言載其宿平康里詩云春來無處不聞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注云楚娘閨娘妓之尤者韻語陽秋謂為鄭谷所作誤矣

臨安有鬻紙者澤以漿粉之屬使之瑩滑謂之蠲紙蠲猶潔也詩吉蠲為饔周禮宮人除其不蠲名取諸此又記五代何澤傳載民苦于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

州縣出紙號蠲紙蠲紙之名適同非此之謂也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為諸道元帥其年十二月敕國史所書元帥之任竝以天下為名乃自近年改為諸道宜却復為天下兵馬元帥至德距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



知何其陋邪元帥之名肇見于左氏晉謀元帥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以名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自此寔多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于廣平大元帥則始于從榮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

錢俶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今當其任者蓋寥寥可數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中天之運初元帥皆親王爲之廷臣副貳而已惟哥舒翰郭子儀李光弼房琯皆嘗真除錢氏繼之全忠自置昇僞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教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圖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世言得隴望蜀本此又司馬懿爲



三百九  
寶通錄卷二  
曹操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  
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  
也今若耀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必瓦  
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  
失時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  
竟不從蓋用前語也

晉明帝問王道守晉所以得天下導陳司馬懿創  
業之始及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  
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殊不思  
牛繼馬後晉已絕矣

古今詠史之作多矣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  
張橫渠始為解詩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長  
谷鳥遷女工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  
容使親心得盡歡卷耳曰閨闈誠難與國防  
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痛瘡恨采耳元  
因備酒漿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  
百餘篇石碣大義滅親曰惡吁及厚篤忠純  
大義無私遂滅親後代姦邪殘骨肉屢援斯  
語陷良臣鄭人來渝平曰鄭人來魯請渝平  
姑欲修和不結盟使宛歸祊平可驗二家何



誤作隳成張無垢亦有論語絕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曰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冑把文章兩處分顏子簞瓢曰貧即無聊富即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近歲嘗見紀孟十詩題張孝祥作于湖集中無之必依託者如爭地爭城立霸基焉能一統混華夷力期行政怠求艾深欲為王愧折枝緣木求魚何反計為叢毆雀失深思是宜孟

氏諄諄誨不嗜殺人能一之異端邪說日交馳聖指攻之必費辭深詆竝耕排許子極言二本闢夷之復明陳仲廉無取力斥楊朱義不為寄語外人非好辯欲令大道日星垂又有黃次役者不知何許人賦評孟詩十九篇極詆孟子且及子思漫記一二首篇傳道八句云此道曾參得最真寥寥千載付何人所傳役也亦無母誰覺軻乎唱不臣忠孝缺來今已久中庸到此盍維新願言為子為臣者勿據悠悠紙上塵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絕



云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來百里強園囿  
盤遊方七十斯民何處事耕桑虺蜺撼大木  
多見不知量也若康節先生觀易觀書觀詩  
觀春秋四吟則盡掩衆作一物其來有一身  
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于我肩把三  
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于心上起經  
綸天人焉有兩般事道不虛行只在人吁嗟  
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  
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  
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  
不潛然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  
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  
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  
事後人誰敢更譏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  
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惟恐後尋盟報役未  
嘗寧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鎡基冷似冰惟  
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賓退錄卷第二



賓退錄卷第二

賓退錄卷第三

大梁趙與晉

晉簡文母鄭太后諱阿春晉人避其諱皆以春秋為陽秋后傳孝武下詔依陽秋故事上尊號孝武母李太后傳何澄等議服制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是也若褚裒傳桓彝目之曰有皮裏陽秋荀奕傳張闔孔愉難奕駿陳留王出城夫謂宋不城周陽秋所譏則皆事在鄭后之前晉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孫晟輩著書曰晉陽秋近世葛常之侍郎立方作



詩話極其該洽顧名之曰韻語陽秋以今人而為晉諱不深考也晉世后諱多矣獨避鄭諱為不可曉然晟又有魏氏春秋習鑿齒亦著漢晉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則當時亦不盡避史官亦不能盡改蓋晉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書又出于二十一人之手豈無同異邪

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諸監曰大監所以別于少卿監自國初以寺監寄祿之時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鴻臚大司農大匠而已

大卿大監之名殊不典元魏雖有大宗正卿大司農卿隋亦有新都大監然皆不足證也獨晉人謂著作郎為大著作職官志亦然今稱著作郎曰大著作猶有据依

元昊寇邊韓忠獻駐兵延安夜有人攜匕首到卧内遂褰帷韓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蓋張元也韓復就枕曰汝攜我首去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取帶而出明日不復治其事俄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明受之變張忠獻平江



三才の十一  
起義兵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備  
嚴甚忽有刺客至前出晉閒文書乃苗劉使  
來賊公者賞格甚盛時左右睡已熟張遽問  
爾欲何為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順逆豈肯為  
賊用況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  
致害邪特見備禦未至恐後復有來者故相  
報耳張下執其手問其姓名曰某初讀書若  
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  
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張取郡獄死囚斬  
以狗徇曰此刺客也私識其人終身經年物色竟不

遇二事頗相似但受帶一節韓不及張而前  
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後者也漢梁王使人刺  
爰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乃見  
盜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然後  
刺者十餘曹備之又與張事相類然爰卒不  
免而張竟無他張公忠臣爰非真長者天理  
為不誣矣韓事見王彥輔塵史張事具行狀  
光逸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輩詣  
令家望見奇之李矩為吏送故縣令于長安  
梁王彤以為牙門以是知吏從迎送之儀晉



三才圖會卷三  
已然矣宋書庾登之傳載其除豫章太守自  
臨川便道之官亦云儀迺光赫又謝方明自  
晉陵太守為南郡相晉陵亦有送故主簿隨  
在西蕭梁時諸鎮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  
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  
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教也余按唐會要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  
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竝不得行刑所在  
公私宜斷屠釣永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  
十四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竝不得采捕  
屠宰仍永為式其來尚矣九國志亦載南唐  
大臣多蔬食月為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  
十日謂之十直日

白樂天于潯陽舟中見商婦賦琵琶行其中有  
云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是時  
此商留家潯陽而遠取茶于浮梁始知潯陽  
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幾徧天下而浮梁所  
產反不著時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復變遷  
如此



晉書王育仕劉淵為太傅韋忠仕劉聰為鎮西  
 大將軍劉敏元仕劉曜為中書侍郎三人者  
 皆嘗委質于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程楷  
 罪人以泥墨塗之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  
 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  
 科檢婦人相服至褻發于路顧謂之良吏王  
 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  
 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  
 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  
 淪也顧謂之烈女真可發一笑

邵康節洛陽春八絕其一云四方景好無如洛  
 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  
 付與閒人先鑑堂朝野遺事載呂吉甫在趙  
 韓王南園京師句人曰風乞兒者持大扇造  
 呂求詩呂即書扇上無人肯作佐除非乞沒  
 藥堪醫最是風求乞害風都占斷算來世上  
 少如公呂詩雖戲謔然句體絕與邵詩相類  
 呂居仁舍人嘗與汪聖錫尚書論竝拜兩相獨  
 曾文昭草文肅制為得右相詞命之體乾道  
 閒虞忠肅拜右相汪適當制遂祖其意而為



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  
東西分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  
峙承上若台符之聯相須而成缺一不可乃  
登次輔以告大庭汪制云朕洪惟國朝之制  
竝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于道獻可替  
否各殫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  
文脩翳賴于同寅揚于王庭孚號式新于眾  
聽其登次相以叶舊章似微不及也初韓忠  
彥拜左僕射蔡京當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  
奏請曰制詞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任兩相  
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  
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肇草制拜布右僕射  
肇之詞蓋有為云

李昊仕于蜀王衍之亡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  
草為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  
傳以為笑余記晉謝澹少歷顯位桓玄之篡  
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  
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正堪  
作對

漢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後世稱



其明順帝時張達輩贊梁商謀廢立帝知其  
妄收達等殺之與昭帝相類洪文敏謂順帝  
復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  
稱前燕慕容暉初立慕輿根譖慕容恪慕容  
評將謀爲亂暉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  
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  
之可與昭順竝稱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順  
帝二十五而暉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  
恪旣死母后亂朝評以黷貨干政不能容慕  
容垂之勲德遂爲符秦所滅與早歲殊不相

似又非順帝比也

東蜀楊天惠謨彰明縣附子記云綿州故廣漢  
地領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  
赤水廉水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  
田五百二十頃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  
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  
得附子一十六萬斤已上然赤水爲多廉水  
次之而會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農夫歲以  
善田代處前期輒空田一再耕之時薺麥若  
巢糜其中比苗稍壯并根葉耨覆土下復耕



如初乃布種每畝用牛十耦用糞五十斛七寸為壟五尺為符終畝為符二十為壟千二百壟從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餘為溝為涂春陽墳盈丁壯畢出疏整符壟以需風雨風雨時過輒振拂而駢持之既又挽草為援以御烜日其用工力比他田十倍然其歲獲亦倍稱或過之凡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種出龍安及龍州齊歸木門青塢小平者良其播種以冬盡十一月止採以秋盡九月止其莖類野艾而澤其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

黃蕤長苞而圓蓋其實之美惡視功之勤竅以故富室之入長美貧者雖接畛或不盡然又有七月採采者謂之早水拳縮而小蓋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嘗常熟或種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實不充或已釀而腐或已暴而孳若有物焉陰為之故園人將採嘗禱于神或目為藥妖云其釀法用醢醅安密室掩覆彌月乃發以時暴涼久乃乾定方出釀時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益附子之品有七實本同而末



異其種之化者為烏頭附烏頭而旁生者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為鬲子又附而長者為天雄又附而尖者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為側子又附而散生者為漏籃皆脉絡連貫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貴故獨專附名自餘不得與焉凡種一而子六七以上則其實皆小種一而子二三則其實稍大種一而子特生則其實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節角少為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缺風皺者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為上

鐵色次之青綠為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豐實過握為勝而漏籃側子園人以乞藥役夫不足數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少惟陝輔閩浙宜之陝輔之賈纜市其下者閩浙之賈纜市其中者其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已上皆良不必及兩乃可此言近之按本草經及注載附子出犍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高齊魯間以今考之皆無有誤矣又云春采採為烏頭冬采採為附



子大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為側子愈大謬與余所聞絕異豈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類邪以上皆揚說古涪志既刪取其畧著于篇然又云天雄與附子類同而種殊附子種近類漏籃天雄種如香附子凡種必取土為槽作傾邪之勢下廣而上狹實種其間其生也與附子絕不類雖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揚說所未及也審如志言則附子與天雄非一本矣揚說失之本草圖經與此小異廣雅云奚毒附子也一歲為前側

同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蓋亦不然鬲子天隹漏籃三物本草皆不著張華博物志又云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采各異也

左氏傳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漢大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爭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異哉然趙敬肅王彭祖薨于次年亦其應也

玉壺清話云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丁晉公



奏曰每升三十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  
恰有三百青銅錢與昔嘗因是戲考前代酒  
價多無傳焉惟昭帝命罷推推酤之時賣酒升  
四錢明著於于史劉貢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  
射利是已典論謂孝靈末百司酒酒酒千文  
一斗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  
此三國之時也然唐詩人率用此語如李白  
金尊樽酒清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白  
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  
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

錢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郎士元  
六言絕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人皆  
不與杜詩合或謂詩人之言不皆如詩史之  
可信然樂天詩最號紀實者豈酒有美惡價  
不同歟抑何其遠絕邪穆宗朝王仲舒為江  
西觀察使時穀數斛易斗酒尤可怪楊凝詩  
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  
如平樂貴十斤升不用一千錢嶺表錄異云廣  
州人多好酒生酒行兩面羅列皆是女人招  
呼鄙夫先令嘗酒盞上白甕甌謂之甌一甌



三文不持一錢來去嘗酒致醉者當壚嫗但  
笑弄而已嶺表錄異唐之書也今必不然  
字不見于字書說文云甌甌謂之甌甌盈之  
切疑是甌字傳寫之誤或南方俗字自有甌  
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  
一卮堪十千謂之堪則非真十千也

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

漢成帝詔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  
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乃知  
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技杜生傳亦有

客土無元氣之語蓋又近世云

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為美談梁天監四  
年米斛亦三十錢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  
直二錢者人罕稱道然皆不若漢宣帝元康  
閒嘗穀石五錢矣此古今所無也東魏元象  
興和中穀斛九錢可以為次矣

漢世大率錢重前所書昭帝時酒升四錢穀石  
五錢槩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間金城湟中穀  
斛亦不過八錢惟元帝永光二年歲比不登  
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時四



方饑饉朝廷以為憂而其先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財三百餘民已多餓死者矣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善銀八兩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一千而已高帝賀呂公給曰賀錢萬呂公大驚起迎之門顏師古謂以其錢多故特禮之若今世十千何足驚也元帝臨獸圈猛獸驚出馮貴人前當之帝雖嘉美其義僅賜錢五萬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謂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武帝天漢太始間募死罪入贖

錢五十萬減死一等雖數踰惠帝時八倍然後世正使匱乏之極亦未當出此令可見當時錢之艱得也至成帝鴻嘉中買爵之賈殺而為千錢矣西都制祿以穀奉錢皆無所考僅可知者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六萬御史大夫月四萬光祿大夫月萬二千司隸校尉月數千諫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詔公車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貢禹遷光祿大夫猶謂家日益富後漢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月



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奉也洪文惠隸釋云漢刻載修廟及表墓人所費有出錢百者熹平四年濟陰太守張寵以二千祠堯碑遂夸而書之貢禹被徵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以今江淝田賈會之不減二三千緡車馬之費當不至是則當時田賈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于元帝之時王嘉謂是時貲千萬者尚少他復何言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五百萬五千緡也以今助邊之數校之但可得校副尉耳併發觀者一笑

漢長安有四尉晉洛陽有六尉隋改縣尉為縣正又為書佐新唐書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書佐曰縣尉尋改曰正畿縣上縣正皆以四人七年改縣正復曰尉然唐六典載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七縣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畿縣及諸州上縣尉各二人而已新舊唐書皆從之新書自與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朝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



又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亦云縣尉李向  
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成以此二碑  
推之則上縣不止兩尉明矣。本朝雖赤縣無  
三尉者蓋前代無巡檢今劇縣巡檢至四五  
人小縣亦一二人尉雖少未害也

熙寧中華山圯雨木冰已而韓魏公薨而王荆  
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  
萎西清詩話謂用孔子及唐寧王事寧王事  
新書無之見于劉耀遠舊史傳中開元二十  
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

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  
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  
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  
漢天文志亦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  
者甲甲兵象也余謂稼字義不可通特介聲  
之訛耳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  
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  
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達官怕之諺本此  
顏師古注劉向傳謂今俗呼為閒樹齊民要  
術黍稷篇又謂之諫樹云



故人楊晉翁天柱嘗語予昔為瀧水令初謁郡

時盛暑德慶林守會衣紗公服出延客謂遐

阪僻壤敢于縱肆其野如此後閱初寮外制

集有朝散郎劉繹朝見著紗公服特降一官

蓋政和間又江鄰幾休復嘉祐襟誌云一朝

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

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易之且詰有何

條例荅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始知

何代無之然包公未必爾也

唐慎微蜀州晉原人世為鑿深于經方一時知

名元祐間帥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嘗著經史

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以行于世而艾晟

序其書謂慎微不知何許人故為表出蜀今

為崇慶府

世俗謂自辨解曰分疏平顏師古注爰盎傳不

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

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

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則北朝暨

唐已有是言也

英宗于於仁宗為從子宣仁后于於光獻為甥自幼



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宮邸。宣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仁宗竟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滔滔，各已長立。朕為十三后，為滔滔主婚，使相嫁娶。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溫聞見錄。與昔按漢成帝欲與近臣遊宴，張安世立孫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亦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時蕭至忠以女妻

韋后舅崔從禮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此皆非可與聖世同年而語也。姑記其語之適同而已。

王孝先曾諡文正王子明旦諡文貞避仁廟嫌

諱亦稱文正。後來稱孝先者多稱其封國，以為別王子明封魏國人罕稱也。韓參政億諡忠憲韓魏公諡忠獻字雖不同音則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于趙閱道諡清獻而趙正夫挺之諡清憲則幾于玳玳亂美玉矣。絲竹篔弦漢張禹傳語王右軍蘭亭序取用之。



四字實二物耳

今職制令諸縣有繁簡難易監司察令之能否  
 隨宜對換仍不理遺缺按薛宣為左馮翊頻  
 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奏多盜賊其令  
 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  
 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  
 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則漢已著此令矣近世監司  
 未嘗行也

夫子論君子小人之情狀與昔既書之以自警  
 然邵康節先生諸詩尤能推廣聖人之意不  
 暇悉載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諗觀  
 者處身吟云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已無負人  
 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持此詩以觀  
 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惡于上毋以使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君子絜矩之道小人  
 何足以知之子貢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吾亦欲無加諸人足矣人之加諸我者安能  
絕之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未然其言  
耳康節又有詩云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  
人人有詞孟子亦謂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  
禮矣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此亦妄  
人也已矣又何難焉學者當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間題咏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  
俱不復存時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  
督工獨取成都郭宗丞明復一詩刻之石真  
絕唱也其詩云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

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曾中無一物  
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  
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  
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  
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  
管弦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夏  
文莊嘗有寄題琵琶亭一絕云流光過眼如  
車轂薄宦拘人甚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  
須泣淚滿青衫近時陳益之待制謙又賦續  
琵琶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興參差襍椒



精亦皆有新意倦遊襍錄載史沆嘗題詩亭  
上坐上騷人雖有淚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  
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時沆早登進士  
第坐事遷謫而死平生好持人短長世以凶  
人目之故雖古人亦妄肆詆訾云

近歲金虜為韃靼所攻自燕犇汴有南遷錄一  
編盛行于時其實偽也卷首題通直郎秘書  
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編虜之官制  
具于士民須知獨無通直一階其偽一也虜  
之世宗以孫原王璟為儲嗣父曰允恭璟立

追尊允恭為顯宗錄乃謂璟為允植之子其  
偽二也虜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  
粘罕名宗維兀术名宗弼錄乃稱忠獻王罕  
忠烈王术其偽三也虜事中國不能詳然灼  
知其偽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賓退錄卷第三



賓退錄卷第四

大梁趙與普



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列于贊中他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于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瀟墓銘亦然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龔遂自渤海徵至京師議曹王生從遂將入宮王生從後呼止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



臣之力也遂至前立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  
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為此言然後教之  
宣帝必素知遂非長者然後疑之然遂始能  
受王生之言而又終以實對是亦長者也已  
西漢兩萬石君石奮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號  
奮曰萬石君馮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  
子皆二千石趙魏閒榮之亦號曰萬石君又  
嚴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東海號其母曰

萬石嚴嫗東漢有萬石秦氏唐有萬石張氏

慶歷閒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

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為圖以傳  
于世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尚方與巧屠  
共剗剗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  
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說今不傳

廣陵所刻夢溪筆談第十八卷積豐之術注中

又倍下長得十六當作二十四併入上長得  
四十六當作二十六士夫知算術者故莫辨  
其數漫記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後廢帝名昱元魏獻文名  
弼而其子孝文名宏皆聲絕相近似當避也  
周厲王名胡其七世孫僖王名胡齊尤可怪  
周人以諱事神而猶有此何歟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  
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  
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  
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  
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  
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

宋刊此葉景寫

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  
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摩令拋打  
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手打  
令以為戲云以上皆洪說余謂酒令蓋始于  
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  
一後漢賈逵亦嘗作酒令唐世最盛樂天詩  
如籌插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  
訝卷波遲碧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盤之句不  
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歐陽文忠公作九  
射格獨不別勝負飲酒者皆出于適然其說



云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  
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鵬雉居右鴈兔魚  
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  
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  
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于爭爭而爲歡  
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  
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  
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  
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  
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

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  
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  
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能籌不及八  
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  
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  
時之約然皆置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  
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量飲之多少而飲器  
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  
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酌則斂籌而復探之籌  
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或幸而免此



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歐文忠醉翁亭記  
 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  
 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紙帖子其一書司  
 舉其二書秘閣其三書隱君子其餘書士令  
 在座默探之得司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  
 司舉搜尋隱君子進于朝搜不得則司舉并  
 秘閣自受罰酒後復增置新格聘使館主各  
 一員若搜出隱君子則此二人伴飲二人直  
 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  
 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注

云聘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兼取其館  
 伴之義唐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為館主又  
 云秘閣雖同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  
 亦不得爭權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  
 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倍罰司舉秘閣既探  
 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發問如違先罰一觴  
 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五搜餘  
 人探得帖子竝默然若妄宣傳罰巨觴別行  
 令古靈集載潘家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  
 隱君子為章衡搜出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



隱廛市開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舜神  
且智知人亦孔艱勉哉二秘閣賢行如高山  
近歲廬陵李寶之如圭作漢法酒云漢法酒  
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  
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曰中書  
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者  
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  
守以佞倖涵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  
節劾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留中不下皆  
別舉劾劾丞相司直則司直亦劾之劾列卿

則列卿自訟廷辯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  
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史  
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  
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  
以不畏強禦後若有罪以贖論若汎汎劾而及  
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京兆尹者事雖留  
中酒泉太守亦自劬劬及中書令者侍中自  
劬諸劬自劬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  
尉歌以餞之劬及協律者下之蠶室弦歌詩  
為新聲而求華又書其後云右酒令也戲用



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八人則  
缺侍中七人則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則  
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  
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數每當飲者予一  
算算除官既周視其算算以爲飲齊三算算者即飲  
之二算算者與其算算等者決之一算算則留以須  
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  
小酒令一卷慶歷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歡  
三卷元豐中安陽竇詭撰酒令在焉玉籤詩  
一卷皇朝知黔南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爲籤

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字德器柳州人釣鰲  
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爲鰲魚之屬沈水中  
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韻各有一詩又有采  
珠局亦此類序稱撰人爲王公不知其名凡  
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捉卧寢人格皇  
朝李廷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  
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  
白樂天爲目蓋與陳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  
更其名耳投壺經上官儀嘗奉敕刪定史立  
道續注蓋取周顛郝同梁簡文數家之書爲



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為之盡廢晁  
子止侍郎 公武 郡齋讀書志又有木射圖一  
卷云唐陸秉撰為十五筍以代侯擊地球以  
觸之筍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  
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  
濫者負而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  
金谷蘭亭又皆于遊燕之際以賦詩作賦不  
成者罰酒高續古 似孫緯略已詳此不重出  
秦會之當國決意講和虜俄背盟秦不知所措  
張巨山 嶼 時為司勳郎為代作自解之奏略

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臣前贊  
議和今請伐虜是皆主善為師如其不濟則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導孔聖之訓秦大喜  
擢巨山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誤也時 秘 秘書  
省寓法慧寺或大書于門云周任為孔聖太  
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于館職相繼斥去然  
史記載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成湯之時則司  
馬子長已誤矣蔡邕引致遠恐泥新唐書傳  
引以能問于不能皆以為孔子之言亦非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



坐卧皆易其處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順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上省登堦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荅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唐薛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其祖道衡為隋內史侍郎時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裴諝五世為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居世官者當如此矣

晉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今

流俗謂大笑為絕倒非也

先鑑堂朝野遺事云王文正公曾相真宗呂許

公夷簡為參知政事仁宗朝呂為首相王再

入議論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許公

問所以處王公者呂皇恐不敢當上再三問

之曰王某先朝舊臣當得使相或洛或許惟

聖裁再問其次曰無已則大資政或青或鄆

上首肯呂甚喜出省與宋宣獻綬分路忘相

揖晚報鎖學士院諸子問皆不荅夜深獨語

晦叔曰次輔均勞矣明日盛服入朝則兩麻



也呂判許州王知鄆州仁宗聖斷如此又孔

毅父

平仲

談苑云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

一日退朝仁宗獨留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既退張呂姻親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色過

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院待漏既入朝張公惟祇候宣麻呂公惟準擬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于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也與昔按呂夷簡張士遜同相在天聖明道間章獻后上仙仁宗始親政與夷簡謀以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范雍趙禎參知政事陳堯佐晏殊皆章獻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



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竝罷夷  
簡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及宣  
制夷簡大駭不知其故素厚內侍閤文應使  
為中訶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後再相贊成  
廢后之議寔原于此談苑所載皆不合且節  
度使檢校太傅而不加辨章亦非使弼文德  
殿宣布惟參政一員押麻餘宰執皆不往宰  
相亦不當押麻其書疑近世不知典故者所  
為必非孔氏真本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簡自  
昭文相罷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鎮安軍節

度使判許州王曾自集賢相罷為尚書左僕  
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當以遺事為正初  
命曾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又僕射典州  
不當云知遂貼麻改命綬時參知政事亦同  
罷云第曾初拜相夷簡執政皆在乾興元年  
七月時仁宗已踐祚真宗末年曾參知政事  
夷簡知開封府而已遺事謂曾相真宗夷簡  
參知政事亦誤也

沈存中筆談云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  
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



里惟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  
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  
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  
人頗蕭洒灑自言邨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  
其不出門之故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  
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  
出門也但無用于時無求于於人偶自不出耳  
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  
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  
耕不足以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

鄉人借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一藥  
以其醴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  
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  
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不當  
更兼其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  
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  
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  
惠一書冊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  
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  
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



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何如曰邨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置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sup>能</sup>而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乎<sup>眾</sup>眾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乃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

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洪文敏夷堅已志云陳元忠少魏漳州龍溪人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莫趨<sup>暮</sup>城尚遠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衫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因襍以他語少焉暴風雨作其二子荷蓑負鋤歸大兒可十八九小兒十四五倚鋤前揖



人物可觀絕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陳別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適市見翁倉黃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其故不肖言固問之乃大兒子于關外鬻果失稅為關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謁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其力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異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其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

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此之兒必欲前郡守頗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救在否兒曰見作一束真瓮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紛華汨利祿事表祿者聞其風泚其頰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棄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難能順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



三子世二  
兒不能保身幾禍其父其亦有愧于杜生之  
子矣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  
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  
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  
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  
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齊人逮今幾七百年稱  
家祖者復紛紛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  
父之稱俗輩亦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名少  
耳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為家公所知蓋指其

父非祖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  
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  
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  
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  
推恩封秘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  
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  
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  
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與皆按唐張鷟朝野僉  
載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



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吾等官職總由此老  
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遺由  
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  
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者送書明日引  
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而問  
焉其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  
虛也二事蓋只一事曾傳聞之誤耳聖君賢  
相一嘖一笑猶當愛之豈肯激于一夫之言  
而輕用慶賞鄭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  
皇帝豈爲是哉

開禧丙寅省州重脩圖經號江鄉志末卷襍記  
門云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  
忠忌日必集其徒脩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  
郎曰老僧東坡後身張曰師筆端有大辯才  
非老先生而何鄉僧可昇在徑山爲侍者親  
聞此語今按杲年譜蓋生于元祐四年己巳  
而東坡卒于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此時杲已  
十三歲矣杲平生尊敬東坡忌日脩供或有  
之必無後身之說可昇之妄也

封國公者先小國次國後大國已至大國者



許于本等內改封國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  
貴追封鄒從封衛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  
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誥前銜稱贈太  
師追封魏國公又後云可特追封魏國公餘  
如故范文穆行詞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維新  
或謂既不改封他國何必命詞給告他人未  
見有重複如此者然余讀許崧老翰外制有  
大禮封贈曾祖追封楊楚國公贈太師者逸  
其姓名注云元贈太師追封楊楚今再封制  
略曰封兼揚楚位極公師雖寵數不可以復

加而申命用昭其無斁則知已有前比矣  
後漢陳寵傳云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  
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  
書牛弘傳云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三  
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  
則知正月亦可稱十三月魯氏自備但記陳  
寵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  
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  
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



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  
輒竊用未幾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

今久矣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  
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  
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欄看落暉近世王仲  
言亦信之筆于揮塵錄殊不知此乃以元微  
之智度師詩竄易磔裂合二為一元集可攷  
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僧  
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閒行獨自歸其二

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納禪衣天津  
橋上無人識閒凭欄杆望落暉

齊已折楊柳詞穠低似中陶潛酒軟極如傷宋

玉風以中酒之中為去聲于義為長徐邈中  
聖人三國志既無音未可懸斷為平聲也

母持布鼓過雷門漢王尊語師古注謂雷門會  
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  
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曾文清詩  
敗鼓無聲強自撾不堪持過阿香家似用王  
語點化而誤以雷門為雷霆之雷洪文敏續



三才卅三  
筆謂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歷舉左氏公  
羊諸書所載亦獨遺此

鮑明遠行路難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瑇瑁玉  
匣之瑤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  
衾黃魚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  
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  
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正用其體

漢儋耳郡本朱厓之地唐為儋州本朝為昌化  
軍中國極南之地也山海經儋耳之國在大  
荒北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郭景純

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厓儋耳鏤  
畫其耳亦以放之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穀  
篇亦曰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  
儋耳高誘注云北極之國又恃君覽云鴈門  
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  
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注云北方狄無君  
者也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厓之名蓋晚  
出云

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動地<sub>乎</sub>主靜未<sub>乎</sub>  
有謂地動者也惟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



三子  
地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陸放翁入蜀記載其入沌後見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公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即擲錢也則攤錢之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讀詩者多以長

字為平聲故載陸語

賓退錄卷第四



賓退錄卷第五

大梁趙與岢

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  
 涓壺之術浮游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  
 入涿水中取龍子弟子潔齋候于水旁且設  
 祠屋果乘赤鯉出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今寧國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側有  
 石臺高一丈曰琴高臺相傳琴高隱所有廟  
 存焉溪中別有一種小魚他處所無俗謂琴  
 高投藥滓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



日來集漁者網取漬以鹽而曝之州縣須索  
無藝以為苞苴土宜其來久矣舊亦入貢乾  
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咏梅聖俞王禹玉  
歐陽文忠公皆有和梅公儀琴高魚詩聖  
俞詩云大魚人騎上天去留得小鱗來按觴  
吾物吾鄉不須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詩  
云三月江南花亂開清溪曲曲水如苔琴高  
一去無蹤跡枉是漁人尚見猜文忠詩云琴  
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為溪鱗佳味  
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聖俞又有宣州襍

詩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騎魚上碧天  
小鱗隨水至三月滿江邊少婦自撈漉遠人  
無棄捐憑書不道薄賣取青銅錢聖俞宣人  
也汪彥章嘗賦長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  
磊研其間琴高魚初來木列楚些豈堪陪薨鮮裁  
用當穀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裏遂令四  
方傳噍噍亦云頗俗云琴高生控鯉宛溪左  
靈蹤散如煙遺鬣尚餘穎向來騎鯨人逸駕  
嘗慕我不應當時遊反用此么麼得非放齊  
諧怪者記之過彭越小如錢蹤迹由漢禍越



書載王餘變化更微瑣同知天地間人莫窮  
物夥區區于其中臆決蓋不可僞真我何知  
且用慰頤朶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  
有云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  
春網薦琴高蜀人任淵注此詩不知宣城土  
地所宜但引列仙傳事直云琴高鯉魚也誤  
矣公儀詩恨未見汪詩不載集中

吳虎臣曾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衺爲  
矮衺爲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  
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

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  
旁亦有依附衺音矮不長也閩音穩坐于門  
中穩也衺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媯小兒  
也丕音勒人瘦弱也丕音終人亡絕也丕音  
臘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丕音礪  
山石之岩窟也門音櫺門橫關也他不能悉  
記嶺外代荅于此外又記五字丕音酋言人  
在水上也丕音魅言沒入水下也呶和馘切  
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丕音鬚言多髭  
也并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



式傳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于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兒為翫神蟲為蚕蠶如斯甚眾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考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昔昔年侍先人

官顛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万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考之但有堊垂思至四字合證作鑿聖作鍾君作風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猶書國作囡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音四子嘗創音靈音箇音靈音舜音龔音舉音寇音褒音焚音擁音八字南漢劉岩音自製音龔音龔音字為名蓋取飛龍在天之意云



論語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古注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正義曰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謂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于野人而已侯氏謂若其誠不富祇以取異耳伊川謂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文靖尹和靖

朱文公皆從之南軒謂言其誠寔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與肯按我行其野之詩誠作

成取義與此不類不當遷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也嘗聞平菴趙先生云此詩因子張之問而答之學者之學聖人蓋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謂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義愛之者未免欲其生惡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誠未可謂之至善但亦足以異于常人而已此說最明白



唐張鷟自號浮休子張芸叟蓋襲其名

南唐保大中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事見

廬山記宋祐陵賜林靈素號用此故事

彭器資洪忠宣皆號鄱陽集王岐公張彥正皆

號華陽集楊文公胡文定皆號武夷集魏仲

先李漢老皆號草堂集謝無逸俞退翁傅子

駿皆曰溪堂蘇子美張會川張徽皆曰滄浪

李師中石守道皆曰祖徠晏元獻王荆公皆

曰臨州它如錢文僖有伊川集邵康節有伊

川擊壤集而程子又號伊川朱文公編二程

文題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師魯先有河南集

又呂居仁舍人詩曰東萊先生詩集而從孫

太史成公學者亦尊之曰東萊先生其著述

尤多凡此數者驟見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

若漢魏以來諸文人但標姓名曰某人某人

集之爲明白洞達也

漢書揚雄傳云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韓文公

題張十六所居詩云端來問奇字爲我講聲

形然傳但云學作奇字不言問奇字後來相

承而用蓋又以韓詩爲本傳又云家素貧嗜



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與前學作奇字凡隔數十字了不相涉而近  
世文人多云載酒問字載酒問奇字之類不  
知何所本也藝文志云蕭何草律太史試學  
重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  
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今史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  
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則古文而異者也許  
叔重說文解字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  
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

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與顏注  
合其後晉衛巨山四體書勢元魏江式論書  
表皆同然則奇字者與科斗文字略相似而  
異于小篆六書之一體耳今人才見書籍中  
難字便謂之奇字非也容齋三筆摘周禮中  
字如擗磬觀鱸之類凡數十為一則題曰周  
禮奇字且云前賢以為此書出于劉歆歆嘗  
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蓋亦失于  
詳考學作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



今元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又一日謂元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元大笑事見宗門武庫

元魏青州刺史公孫邃卒官高祖在鄴宮為之舉哀青州佐吏疑為所服詔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為齊衰三月則知境內之民舊為刺史制服矣近世所無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來凡刺史守令

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標榜門閭史官復列之節義傳夸而書之審如邃傳所言則文德之事不足為異矣此又何邪

啓顏錄載元魏太府少卿孫紹對靈太后臣年雖老臣卿乃少于是拜正卿按魏書亦書此事然紹自太府少卿遷右將軍大中大夫非正卿也孝莊建義初復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永安中方拜少府卿

權利所在小人之所必爭故雖父子之親有不恤也晉會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



以昏醉其子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  
天子解道子揚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  
覺元顯遂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  
知去職于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其後又加元  
顯錄尚書事先是謝安薨後道子已錄尚書  
至是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  
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  
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貴  
權勢自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  
父子遂為仇敵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  
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為  
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疾乎  
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  
客竊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  
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  
弟條鍾愛于京數白徽宗請殺之徽宗曰太  
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  
貽家國之禍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人之所  
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  
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



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耳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達者哉

歐陽文忠公著五代史記梁太祖本紀初稱溫賜名後稱全忠封王後稱王至即位始稱皇帝徐無黨注曰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末帝而下訖于漢周諸帝紀皆然而新唐書本紀高祖之生即稱高祖太宗方四歲已書太宗二書出一手而書法不同如此未詳其旨宜黃李子經郭作緯文瑣語亦云唐五代史書皆公手所修然義例絕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應



相去如此之遠議者謂唐書益不盡出公意  
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  
發動喜怒乖常遂來弒逆其子明元可以已  
矣而又服此藥不堪萬機旋致夭折唐穆宗  
因擊毬暴得疾浸淫以至于崩其子敬宗亦  
可以已矣而聽政未踰月已連日為此戲自  
此馳逐不已宦者怨懼不三年而身罹不測  
之禍所謂下愚不移者歟

俗說愚人以八百錢買匹絹持以染緋工費凡  
千二百而僅有錢四百于是併舉此絹足其

數以償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將自呂梁託  
舟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造舟師師曰凡無齎  
而獨載者人百錢汝尚少半吾不汝載也人  
曰姑收其半當為挽繹至彭門以折其半又  
夸堅戍志載汪仲嘉 大猷 自言其族人之僕

出幹抵莫趨起呻吟而來問何為曰恰在市  
橋上有保正引繩縛二十人過亦執我入其  
中我號呼不伏則以錢五千置我肩上曰以  
是倩汝替我喫縣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經年  
傭直不曾頓得五千錢不可失此遂勉從之



到鄆縣與同縛者皆決杖乃得脫汪曰所得錢何在曰以謝公吏及杖直之屬僅能給用向使無此將更受楚毒豈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產可謂癡人僕猶慍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豈皆癡邪竟不悟前二事蓋寓言以資笑謔而後一事乃真有之

吳虎臣辨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橐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

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為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又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惟應巖石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為土簷外稚松青拂天



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只玄玄刀圭乞  
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  
翁事又唐逸史虞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  
者居二邑間為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  
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友人語率不忘母  
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猪脂置酒中強  
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  
二寸許自口出即仆臥困憊移時方起先是  
生年近六十鬚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  
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

何神仙多呂氏乎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  
傳又有以親字為去聲若亦有所據盧綸作  
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  
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  
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  
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  
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  
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



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于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虞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竝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鑿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乎風波而有雙淪

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為上公死為貴人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參伍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其說最近理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于此以祛千古之惑張華博物志多出山海經然卷末載湘夫人事亦誤以為堯女也



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缺疎略殊不足觀姚令  
威寬補注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彪校注為  
優雖閒有小疵多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  
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  
然高氏但云東周成周今洛陽西周王城今  
河南其說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譜似稍詳矣  
而亦未備其指鞏為東周則又未免小誤今  
世學者但知鎬京之為西周東遷之為東周  
而已若敬王之遷成周固已曼漈至于兩周  
公之東西周則自非談于考古者蓋茫不知

其所以也此鮑氏之誤所以不得不辨余故  
博采採載籍究極本末而論焉周之先后稷始  
封于邰不窋自竄于戎狄公劉徙居于豳至  
于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豐邑自岐  
而徙都焉武王之時復營鎬京而居之詩書  
稱宗周者指鎬京也迄東遷之前無所遷徙  
然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召誥序云成王  
在豐周官序云還歸在豐左傳亦曰康有鄠  
宮之朝則雖改邑于鎬而豐宮元不廢蓋豐  
在京兆鄠縣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相距



纔二十五里往來不為勞也武王克商之後  
 嘗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  
 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蓋洛邑居士  
 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  
 意矣而未暇及也先于其地遷九鼎焉武王  
 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營以為都是為  
 王城其地實邾鄆亦名河南洛誥所謂我乃  
 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者周公  
 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其地又在王  
 城之東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者也洛誥序云周公往營成周則成周乃東  
 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  
 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  
 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習  
 見既久遂獨指以為成周矣按洛誥王祀于  
 新邑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則成王  
 固嘗居之然卒駕而西也宣王中興嘗一會  
 諸侯于東都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滅宗周迫  
 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東遷都于王城  
 始奠居焉自是始有東西周之名謂之東者



以別于鎬京之爲西耳河南洛陽未分畫也  
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  
都成周後九十餘年考王弒兄而自立懼弟  
揭之議已遂以王城封之以續周公之官職  
是爲西周桓公桓此時未有東周公而稱西周  
者後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傳威公威公傳  
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  
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而西周惠公  
長子自爲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國始分東  
西成周爲東周王城復爲西周矣蓋自河南

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蓋專所以別  
封少子使奉王者始欲獨擅河南之地不復  
奉王且王城成周皆爲東西周君所有天子  
直寄焉耳東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陽也鞏  
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是班秉政于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前漢地理  
志曰鞏東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說非也赧王  
時東西周分治王復徙都西周至五十九年  
秦昭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  
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子



周蓋權移于下其極乃至于盡獻其邑于它  
人亦不出于天子之命矣是年王赧卒其國  
先絕西周武公亦卒秦遷西周公于豳狐實  
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東周惠公之後亦尚  
能一傳後七歲秦莊襄王盡滅東西周周始  
不祀大略如此戰國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  
戰國策之東周即班之東周西周建國在東  
周之前而舊書躋東周于西周之上為失其  
次鮑氏正之是矣但其說曰西周正統也不  
可以後于東周其注韓使人讓周則曰此時

周之命已不行于諸侯矣其注周君謀主也  
則曰猶為天子故它如此類不一又盡以西  
周之策分繫之安赧二王蓋直以西周為天  
子而不知實桓威諸公之事也余嘗反覆考  
之東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謂必  
曰小國曰寡人皆當世諸侯之稱其間或及  
周王則直稱王或稱天子非不明白鮑氏乃  
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誤之由蓋亦有說溫  
人之辭云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周君  
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鮑必誤以為周



君有天下矣又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爲  
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  
器重寶是時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國者  
謂敬王故都也鮑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  
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國號既同史記不爲二  
周公立世家而混書其事于周紀宋忠注周  
君王赧卒又不知周君與王赧此年俱卒但  
見二者連文遂謂赧王卒諡西周武公小司  
馬張守節輩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誤雖如  
司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鑑直以奔秦獻邑

者爲赧王稽古錄中復誤以西周桓公爲東  
周無責乎鮑也東周策首章書秦臨周求鼎  
事鼎實在西不在東也豈周王在東故東周  
君猶能挾天子以制命歟不然則錯簡也注  
家皆無發明者因併及之

曾文清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  
竝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  
近歲豫章朱子儀亦賦此詩四山搖玉夜光  
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過門相見了千年  
風致一時休末句實祖文清之意



俗諺洗脚上船語見三國志呂蒙傳注引吳錄  
曰孫權欲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  
足上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  
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  
乎權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  
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諭高宗諡號孝宗聖諭  
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嘗夢  
吳越錢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  
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

父皓在虜買一妾東平人皆其母來母曾在  
明節皇后閣中能言顯仁皇后初生太上時  
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武  
肅即鏐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于  
此亦不偶然張浚雲谷襍記僅載其略且不  
記其語之所自得獨周必大思陵錄備載其  
詳如此上所諭錢王指做做第三子惟渲也  
終團練使



賓退錄卷第六

大梁趙

與昔

路德延處朱友謙幕府作孩兒詩五十韻以譏

友謙本朝張師錫追次其韻賦老兒詩一篇

二詩曲盡老幼之情狀張詩用韻妥帖不類

次韻者尤為難能今兩錄之孩兒詩曰情態

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

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

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

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采蓮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為馬新蒲  
 掉作鞭鶯鷓金鏃繫獨子綵絲牽擁鶴歸晴  
 島驅鷺入浴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  
 錫鏡當曾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裏袖學  
 柘枝擅酒帶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箸  
 插時乞繡針穿寶鞵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  
 披素襖尖帽戴靴瓊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  
 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  
 流污錦涎倦書饒姪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  
 綃映藏衾鳳綺纏指敲迎使鼓箸撥賽神弦

簾拂魚鈎動箏推鴈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  
 欠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  
 瓦采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  
 分圍楯柶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  
 紙鳶互誇輪水磴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  
 書幽截碧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吉語  
 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  
 連鬪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  
 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旁枝拈  
 粉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躡上層崖逞捷緣



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  
月上天蟻窠尋逕斲蜂穴遶堦填樵唱迴深  
嶺牛歌下遠川壘柴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  
砌高臺石危跳峻塔輒忽升鄰舍樹偷上後  
池船項燻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  
戒爾減狂顛老兒詩曰鬢髮盡皤然看分白  
雪鮮週透征客話偃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  
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杖撐肩貌比  
三峯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  
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飮石蓮耳龍如塞繆眼

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驪鞭頭搖如  
轉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  
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  
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揜擡舉衣頻  
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  
婢裁羣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  
鋪檀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  
敲喜磬聲圓食罷羹流袂盃餘酒帶涎樂來  
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裏帽縱橫掠梳頭取次  
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弦氣注腰還重風



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  
求藥僧來忽問禪養茶懸竈壁曝艾曬簷椽  
怒僕空瞠眼嗔童謾握拳心驚嫌蹴踘脚軟  
怕鞦韆局縮同寒狄堆氈似飽鳶觀瞻多目  
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線綠綫已  
聞頌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去兒孫  
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  
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  
稚臨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  
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

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雞皮  
塵屢積覲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  
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塔  
危索減輒好生焚烏網惡殺折魚船既感桑  
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  
書畢回思少小嬉戲之時恍如昨日今年踰  
三十駸駸將入老兒詩之境矣讀之亦可以  
自警云前詩第四十二韻押全字後詩乃押  
先字恐誤又養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



以文為戲然亦不無補于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號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藻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心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妓

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實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圍仰視其舍卑狹俯聞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名紀綱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圍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庠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稅又丹其楹至于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裸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怵怵



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成未落也忽  
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黃棄帚而趨  
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  
智士恍然自笑曰自君之出吾惟園是務初  
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  
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嘗經自後房調  
舞之妙吾未嘗舉觸蟲網琴瑟塵棲鐘鼎不  
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  
出之智士還于故廬且悲且歎悒悒而死市  
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

奚笑哉世之治園者多矣子奚笑哉蕭之文  
曰吳名憇南蘭陵為寓言斬之曰淮右浮屠  
客吳日飲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  
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為符移授五  
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五百諾浮屠曰狂髡坐  
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蹴之即  
道執扑驅其後不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  
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  
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繫焉頽壁而逃  
明日日既昃五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



顏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循  
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繫不能出戶大呼逆旅  
中曰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  
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  
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五百哉生而有此  
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  
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邪曩悴  
而今榮儻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  
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  
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與吳

五百果有閒否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  
此遺之二文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  
理盡性以至於於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  
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  
夫流而至于此也讀之竦然為之汗下

饒德操祝髮後有與胡少汲

直儒

小簡云如璧

再啓少汲器博望重雖欲與官職辭而官職  
追之不置然安時聽命可也時命之來亦非  
己力所能勝己力所能勝亦不可不勝者獨  
聲色一事耳大抵官職移人如酒漸多則難



制方飲酒時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則酒雖多不至于犯禮少汲天資近道如楞嚴圓覺維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間庶幾濯優曇于烈火也漸貴矣恐漸不聞此語而我漸不敢作此語亦恐漸不喜此語及此時汲汲早獻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強

如好之而無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工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于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覲竊讀



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  
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  
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覲學  
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敢  
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  
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  
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  
豐作李白詩引以謂闕肆瑰瑋非近世騷人  
所可及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  
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

豈非子固以謂功父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  
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閒一詩指徐  
德占論文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  
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  
覲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  
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  
德潤澤焦枯寔有<sup>實</sup>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  
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  
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  
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少作



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  
 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  
 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  
 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  
 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  
 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  
 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  
 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  
 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為  
 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  
 無已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  
 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  
 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  
 詢罵其翁于廣坐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  
 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  
 不平然惠洪偽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  
 師川師川喜以為是不免與惠洪為類此又  
 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覲在江西  
 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噤然此僧中奴固



不以笞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菹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荅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爲蘆菹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于後人耳目也觀每觀公敘諸詩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元

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邪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覲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元寵名組嘗賦紅窗迴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



掩其文名世傳俚語謂假儒不識字者以論  
語授徒讀郁郁乎文哉作都都平丈我詩選  
載元寵題梁仲敘所藏陳坦畫邨教學詩云  
此老方捫蝨衆雛亦附火想見文字間都都  
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  
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于神  
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益矜多術博欲示  
其于書無所不讀于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  
不知為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  
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楊諸篇及  
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都  
平丈我之句荅書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顏淵子夏為地下修文郎陶弘景為蓬萊都水  
監馬周為素雪宮仙官李長吉記白玉樓其  
說荒唐不可究詰然近世此類甚多見于傳  
記班班可攷大抵名人才士閒鍾異稟世不  
多得使無神仙則已設或有之非斯人之徒  
其孰能當之第怪神之事聖人不語六合之  
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  
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者芙蓉



三三〇七  
城慶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見美婦三十  
餘行前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朝士問之  
最後一人荅曰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也時丁  
在告頃之聞其卒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有  
巨龜穴一埽下埽多墊陷伺其出射殺之後  
晝卧夢吏來逮行若百里見道左宮闕甚壯  
問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宮也真人為誰曰韓  
忠獻也勉私念乃韓公故吏祝門吏入見之  
望韓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  
子勉再拜以情禱焉公遣之歸遂寤王平甫

熙寧癸丑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至海上見  
海中宮殿甚盛其間作樂題其宮曰靈芝宮  
邀者欲與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  
令去他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  
平甫頗自負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  
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似人間世長樂鐘  
來夜半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  
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莫  
奠若有聲音接于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曰  
然呂獻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軒因合目見碧



衣童云玉帝南遊炎洲召子隨行糾正羣仙  
 炎洲苦熱賜子清涼丹一粒呂拜而吞之若  
 冰雪然自知不久于世後朱明復見呂跨玉  
 角青鹿于湘江道中金甲吏從數百人劉景  
 文知忻州一日謂一曹掾曰天帝即名君吾  
 且繼往未幾掾無疾而逝景文亦繼亡經夕  
 蹶然而蘇索筆作三詩有中宮在天半其上  
 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間天人繞樓殿等語黃  
 伯思字長睿邵武人自稱雲林子尚書右丞  
 履之孫登進士第仕至秘書郎博學能文好

仙佛之說政和七年在京師夢人告子非久  
 在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  
 卒李伯紀銘其墓略曰白玉樓成上帝有詔  
 往司文翰脫屣塵淖蓋紀此事陳伯脩師錫  
 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稱間適先生一日晝  
 寢夢至帝所如人間上殿之儀帝曰卿平生  
 所上章奏可敘錄進呈一天官引至廊廡間  
 帷帳甚設几上有筆墨硯石皆精妙可翫傍  
 有大帙用青綾裝飾信手運筆捷疾如神疇  
 昔所上者不遺一字帝批覽再三睟顏甚喜



諭旨曰已于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謝恩聞  
金鐘玉磬之聲競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豐  
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俄命<sub>人</sub>遍別知舊白  
府丐致仕夜過半命其子舉左足罷右足手  
結彌陀印端坐而絕後七日一僧云夜宿瓜  
洲夢官人服銀緋跨馬導從數十履江水如  
平地心異之問爲誰從者曰陳殿院赴召也  
黃冕仲挽詩有凌波應作水中仙之句張子  
韶云不須更草玉樓賦已作神仙第六人皆  
謂此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

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濶樓觀特起雲  
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  
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于寢冠  
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孟博  
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  
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  
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  
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  
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夢記略云  
紹興戊寅除夜體中不佳三更方得睡夢至



三多の七  
一山館與一客行至門外望山下一居舍甚  
蕭灑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訪之乃同至  
其家柴扉茅舍門前張一畫圖作一仙人乘  
雲騰空下臨海山唐人畫也俄而主人出竹  
冠草屨握予手大笑如舊相識引入至一小  
閣又進登一閣稍大閣中皆陳列法書圖畫  
大閣北壁蓋其人自畫山林巖石隱逸之趣  
其上作雲煙出沒濃淡雲中隱隱有章草細  
字可讀云吾初東遊至黃河向河再拜飲河  
水一杯而渡至某處見某人授易書某處見

某人授種蒔法至某處見某人授酒法乃歸  
復至黃河復再拜飲河水一杯欲渡大風河  
浪凶湧衆不敢登舟予獨亂流而濟至家始  
營小閣日與客飲酒閣破二作三間酒器用  
鐵鑄木杓磁杯已而少有餘復建大閣他日  
又有餘復買銀作鑄杯無日不留客客必劇  
飲飲必醉醉必睡一睡或數日不醒也此後  
字襟雲煙不可讀矣與予語極朴質閒及道  
理則玄妙高遠其人丰姿蓋神仙真人之流  
獨與予慷慨劇談坐間先有數客不復與語



予亦連酌數杯酒味非人間麴蘖可及歡飲  
 方狎忽驚起索燈火目想心思縱筆為記次  
 日己卯歲旦子孫環侍朱出此記示之且云  
 所遊甚樂悔不便為住計後八日又自云好  
 去好去自有快樂三更初端坐啓手足神色  
 不亂寂然而逝七日方斂舉體柔軟氣貌如  
 生韓公事見劉斧青瑣高議呂公事見斧翰  
 府名談斧著書多誕妄故觀者例不敢信石  
 丁二事東坡芙蓉城詩已用之靈芝宮東坡  
 亦記其事若劉若黃若陳若李若朱則又耳

目相接皆可信不誣唐白樂天亦有詩云近  
 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閣樓閣中有仙龕  
 虛一室多傳此待樂天來夸堅乙志又載方  
 朝散為玉華侍郎事甚詳方之名不著于世  
 故不錄真誥丹臺錄諸書所載如武王發為  
 北斗君召公奭為南明公賈誼為西門都禁  
 郎溫太真為監海開國伯魏武帝為北君太  
 傅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為西河侯  
 秦始皇為北帝上相周公旦為北帝師伯夷  
 叔齊為九天僕射墨翟為太極仙卿莊周為



太玄博士孔子爲元宮仙之類凡數十人不可悉書古今聖賢幾無遺者豈盡如其說乎富鄭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于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未十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狗南夸朝

夜郎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爲然洪文敏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余謂嚴崔之說皆陳于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戰利害別白于異



域而能見聽獨唐鄭元璠使突厥謂頡利曰  
今掠資財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  
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頡利當  
其言時自將攻太原遽引還正與富公之事  
合文敏偶忘之何邪然富公豈蹈襲他人之  
語者蓋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誠以告之雖  
蠻貊之邦行矣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  
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  
皆然有常產者訴于郡縣郡守孜孜愛民有

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  
是霜降節不足為異按白樂天諷諫杜陵叟  
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  
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  
豈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  
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貪民乘時或成冒濫故  
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  
有災傷出于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  
行之則寔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  
之上也此皆洪說余按北史盧勇傳山西霜



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寔載違者罪之唐馬周  
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  
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  
人自安無謗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  
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  
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為霜儉霜早有能援  
以言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

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  
書二僕一令為八座唐太宗嘗歷尚書令人  
臣不敢居此官職林猶謂唐與隋同竇革新

唐書音訓則謂唐以兩僕射六尚書為八座  
高承事物紀原又謂隋唐至今令僕為宰相  
故六尚書及左右丞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襍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  
被莫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  
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師秀亦

嘗賦一絕云數日秋風欺病夫盡吹黃葉下  
庭廡林疎放得遙山出又被雲遮一半無氣  
象略相似僅脫選而卒何月湖尚書少時登



萬壽宮  
高峯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  
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視前  
二詩不侔矣

賓退錄卷第六



